石倉文稿

石倉文稿卷之二

閩中曹學佺著

贈王百谷序

吳門有王先生交天下之士而天下之士無不願交於先生也者先生不藉於天下而天下不能不藉乎先生是故開閣公孫必延虛左之席好客臨卭往修都亭之敬紳冕之士以此綏其王程求羊之侶以此披其三徑於是乎千里之外慕義而來赴者一家之内累世而修好者又

有不分四民之業願望見顏色而退者若曰過吳門而不謁王先生則爲闕典得謁王先生亦不虛此行云爾先生則皆飲之以和接之以禮無親疎貴賤智愚賢不肖而待之如一使人人各當其意而去也天下可以不藉於先生而不能不藉先生之一言以爲重是故得季布諾貴於千金之與憐范叔寒勝於綈袍之贈好事家藏以此增其聲價出門於役以此壯其行色於是乎人子以之稱觴則親喜者士林以之羔鴈

則人售者又有以徑寸之紙易三尺之𥂝亦弃其所愛者若曰當吾世而不得王先生言何以自比於人數得王先生言可以無憾矣先生則信成誦在心借書於手無今古方圓短長大小而應之如一使人人各得其欲而去也夫陳太丘之廣而難周陳仲舉之峻而寡通免其獘者其唯先生乎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喉舌兼其善者其唯先生乎萬曆甲辰先生年有七十明年予過先生先生謂予曰天下之士皆有言

及我而予無一言豈弃我耶予不敏敬避席而應曰先生之德盛而業新矣是故七十年如一日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贈李長卿序

余不佞於進退之道未嘗不反覆而三歎也夫苟有心於進矣而不可以退其進也爲背城借一焉耳又苟有心於退矣而不可以進其退也亦計畫無復之耳君子之道其於進退若轉圜然而人卒莫能測也豫章有李長卿焉長卿者不以學一先生之言而沾沾自喜者也長卿事父母至孝字幼弟盡其力九歲能文章自束髮而垂白強半出遊好爲人排難解紛每止一處

必與人同利害有時而歸入門不問家事迺雜料理宗族鄉黨諸相知故舊之事必至敝精竭神始出門去其爲人也易信卽以倚頓之子而僞貧必與之錢以百足之虫僞僵亦盡力扶之以故往往有所重輕得失而長卿不問焉益欲以忠厚長者之道而行奇氣任侠之術者也長卿兩爲諸生遊南北太學一領畿薦歷九邊要害之處再上封事屢上書於相國樞筦所交游蓋賢豪長者海內名士多出其門然當世知之

而莫有用之者矣余在都下慕長卿之爲人曁移金陵得相見不暇請長卿以他事惟談詩而已長卿謂余詩宜早刻余問何故長卿謂詩欲刻則疾收拾而濯磨之以此勸改者路也余肯其言别後余歸家則聞黃河決不可治而長卿挾奇策謁治河使者又聞長卿一旦棄其家室輜重爲入道計皆人所難今年客豫章與長卿之子克家遊渡章江入厭原山長卿家其下則蘿月長懸松霞漸滿若待主人歸焉余於是而

始窺長卿所以矣抑嘗論之君子者難進而易退者也三代以還人主之求賢若渇而其臣下代人主之求也不若人主之自爲是故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孔子也孟子曰我於進退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而卒以六經七篇之事終焉余向懐慨歎近於友人河南張民表論之詳矣張子者師乎長卿者也

贈吉府長史謝先生序

今年謝天池先生七十以長君比部預覃恩進階金陵諸子與長君游者咸舉賀屬不肖序其事謂不肖在里門獲事先生非若諸君子之未獲事于先生也且諸君子由比部而習先生非若不肖之習先生前而比部後也不肖之獲事先生而習焉在乙未年始是時先生謝政業已二十年所矣其謙恭和易望而知爲盛德長者而閉戶讀書手錄成誦類少年之勇猛

有精力者也後庚子壬寅不肖一再歸而愈得
親近于先生及乙巳之歳比部來金陵始交驩
而日相得也先生起家廣文錢塘所造士甚多
有開府閩中者長君比部其地生焉後爲安仁
武義二邑令俱有善政不務人知轉承天郡丞
尋相　吉藩輔導有法會觀察使者不欲客相
而相曰我客也夕上書而朝已行矣　王使人
留行不可是時先生年纔四十餘與今致政之
日略相當也先生致政若干年間遇時事及地

方利害言之鑿鑿有據則爲郡縣時之所施行
者可知開府公來治閩不敢以貴驕儕弟子禮
必造而請尊焉里人後相國歸　王致書問前
相國起居[illegible]一日非夫教士之有方而輔導之
盡力也烏能如是不肖自知讀書有鹵莽之弊
不敢更端于先生而先生所著作辯論古今卷
盈數百輒不出示人每[illegible]與長君談私服其強
記懸河不絶有本者如是也不肖又與長君有
葭莩之好當修賤名姓于先生然先生不肖之

所習也但從諸君子之後而輟數言比弟子禮矣時比部以入　賀
慶典行

餘姚陳公序

夫水之爲物也語清莫尚焉然其源也不長則其流也不遠其停蓄也不弘則其爲用也易竭愚嘗渡姚江姚之水出焉曰澹泞哉今年客豫章則贛之水與吉水合而流爲章江者也曰蕩潏哉是雖去其源各數百里許然涉流而知之也而又瀀瀀乎悠悠乎彭蠡之在前鑑湖之在傍也乃可以納於潯陽之九派而不亂接於錢塘之潮汐而不屈偷人之清何莫猶是何者夫

人之清也不見於本源之無物而或爲好名爲
固與則簞食豆羹變乎色而不可以持久又有
見於已之皭然不滓其量不能容而或出之無
序持之愈激則惠澤不足以及物而反易割耳
姚之中有陳先生焉其家世有清德自大司空
而下如一日也先生持巳以介接物甚和儷配
比諸梁孟其二子卽元方季方之於太丘焉先
生初不肯仕及二子有成曰可以仕矣仕爲永
新卽吉縣也琴亭之水石潭淒清先生樂之既

丞姑蘇則本具區而委三江葢澤國焉其所及愈以遠久之二子並貴先生曰可以歸矣長祠部君次給諫君南北之聲名相望也愚不敏幸與祠部游今祠部備兵余閩寔在宇下給諫之奏疏讀之凛如愚小子雖未獲登堂而拜先生不可謂不涉其波者矣兩都人士以祠部給諫爲標令祠部建節於外而給諫持議於中則天下之人雖不必一一而習先生不可謂不被其澤者矣葢嘗論先生之清其居之也有本其出

之也有漸始而為學學乎先世旣而為傳傳乎
令子德之所被始及乎邑後及乎郡又後則及
乎宇内夫徵先生之學者不可以一日也而被
先生之化者不在乎一人也祠部爲備兵使者
順途之家稱觴不以愚爲譾劣屬其門下某要
言愚小子幸藉此而叱名於先生矣

江右巡撫夏公再考序代

嘗謂治天下之道所以嘉惠黎元在乎久任而鼓舞豪傑在乎超遷兩者蓋並行之者也今天子銳意求治耑壹精神于內而重責成于外故嘗以因之之道任之而復以抑之之道遷之雖未明言其所以而身爲人臣期將順以有濟誠不可不知也夫外臣莫重于撫按矣按臣職監察列郡縣以身周之耳目爲政且及爪而返其勢不得久也撫臣則不然養尊處優不出堂

皇之內而湖山陂澤千里以外罔不自其高下
而變通之是專以神用夫以神用則不可不有
所本我江右巡撫夏公今兩報績矣而公視之
如一日也易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公得敬義
之學故可久可久則可大大而化之矣有本者
如是也撫臣之績不在一已而嘗寄于衆人然
其衆稍不合而爲一則績弗章即今時務所稱
最急者非宗藩之繁而中使之掣肘倉廩竭而
兵戎虛百姓日習爲非而輕犯法乎數者有一

送呂虞部分守河內序代

愚嘗稽古制舜之命官工虞異職而周官始以虞衡麗六卿之屬工者共工考工是也秦置將作少府漢更名將作大匠而後周復置軍器監唐因之有甲坊弩坊之異焉虞者以掌山澤是也周始爲林衡川衡二官漢武侈心初置水衡都尉以主上林離宮燕休之處光武乃并其職於少府或立秋貙劉之日暫置復省晉省水衡置都水掌舟航及運部河隄之屬焉自昔迄今

其於制也燦然備矣大都昔之事也簡而今之事也煩昔之法也行而今之法也不行則有難易焉耳

國朝以繕水屯虞爲四司而總名之曰工大司空統之愚不佞得承厥職焉留都爲豐鎬之地官制比長安丞屬少省而已愚不暇問昔日但就予受事論之則其事之煩而其法之不可行也尤有甚焉何則夫以虞衡論昔之爲虞衡也有耑工有耑地今之虞其所轄者在乎江河洲

渚之間而其所料理者雜乎五材五金之用則事亦不可謂不煩矣昔之爲多事也量其入以爲出令之事其所爭者在乎貂貓狐鼠之輩而其所請命者皆風濤漂沒之民則法亦不可謂易行矣事與法兩窮之時而當其任者吕君也君以相門之子銓部冏丞而當茲任從容籌度不激不需事可以裁諸已則已裁之可以議諸衆則衆議之至於已有所不能裁而衆有所不能定則具疏上

請必恭必敬必簡明毋敢自主毋敢支蔓而
聖天子慨然下停止之令嚴擾害之禁於是吳
楚棲處江壖之民始得耕而採不至鳥竄貂貓
束手而聽命焉誠所謂處有事若無事法行於
上而人不知者也今
上以河內之地太行上黨昔稱要害以君籓之
君將行諸同事要言于余余曰籓之之義以爲
民也民之與足孰後於君河北山有太行又濟
水之源出焉禹貢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三

江濟者濟也所以齊其度量又有蕩濁通和之
美焉則夫君之德以濟民而後悉賦以貢於
天子在此行矣

送施庫部之滇序

夫師世之道其於風教胡可一日闕也風之行也無迹而人難見教之立也有漸而道易淹則其中有禮焉以運之禮者功在有無之間而人所由以適於路者也孔子論治民曰齊之以禮其教人曰不學禮無以立然孔子非生而知之也嘗問禮於老子矣其所學卽其所教人者也故夫子無常師而常爲萬世師者以此我國家崇尚禮教內有宗伯有成均外有督學有庸

文斌斌乎師儒盛哉是皆職耑教化也乃復有
武學焉而兵部庫司督之此何以故曰學猶殖
也裴令公之語鍾士季曰如入武庫矛戟森然
夫　國家承平武庫之中兵仗鎧甲弓弩砲車
積如丘陵以備一日用也辟之於禮威儀三百
禮儀三千惟人所用而已今糾糾諸士不爲他
日公侯干城之用者乎是烏可無學又烏能一
日廢禮教也余同年友吳輿施公之爲庫司也
蓋自廣文成均而遷云公好學不勌於書無所

不窺爲人如黃鍾大呂凝靜不言而叩之輒應
耑意養生之學延醒神翁而師之醒神翁者長
年巍然余訪之於西湖聞其談先朝人物典故
琅琅纚纚如指諸掌也公學之必有所得其爲
廣文成均庫司主政以至郎中令蓋耑主教化
之道非一日矣公之教多士也曰習射射於禮
居其一焉夫子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古者諸侯
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於澤宮此物此志也
日明經欲其求奇正之道於周易求經緯之道

於詩書求中和之道於禮樂求是非之道於春
秋而且益之以道德以陰符謂其治身之道與
治兵通者也是故公以此學以此教人師於人
而舍爲人師無惑乎公舍諸士而去之滇而諸
士若奪其父兄也由其所服習者漸矣夫滇昔
所稱夜郎之西而靡莫之地也漢元封司馬相
如拜中郎將建節入西夷而冉駹楪榆之君請
爲內臣士人盛覽張叔輩皆從相如受經歸教
其子弟諸葛孔明南征生致孟獲使觀營陣之

法七縱七擒遂輸服焉是曷嘗一日不思向化哉後分於六詔而一於我
明自夫賈島之流寓楊愼之從戎文雅縱橫日盛則惟楚有才晉實用之矣公行風教之道於滇滇之人士辟猶饑渴而於飲食也其何不爲武學爲成均語不云乎禮失而求諸野若今世俗日用所行之禮則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是又公師世者之所憂也

送朱揚州詩序

夫揚州重鎭自古爲然而南都出守於斯爲近是以謝安有召伯之呼何遜有梅花之詠誠樂其地而重其人也不佞于公令金谿日已作都亭之客郎武選時復爲文會之友葢有平生所自來矣嘗往來蕪城正謂此方何可無一故人爲政將借余吊迷樓之墟修東閣之宴觀廣陵之濤歩瓊花之觀而得一日爲樂也今公爲守余其遊矣客曰子之所言無關於治亂之事無

乃不可乎曰是不然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公為武部郎其嫺於武矣張紘有武庫之賦陳琳擅草檄之長夫非揚搉乎公試觀之可以想見其人也或曰子之所言略有關於事矣而亦不切也曰又不然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揚為江南北咽喉而漕之首今河決不可治正岌岌此時矣余乃欲公泛舟於邗溝之上浮觴於茱萸之灣覩乎向之所以失則知乎今之所以得也客曰子之言已切於事矣其何以暢諸君

子之情也曰談文之社日必選勝諸君子登高之日而盈盈一水也揚之地有蜀岡公暇登焉可以望金陵矣於是客皆賦詩而余僭爲之序

送張泉州詩序

夫溫陵之郡三安雄麗雙塔岧嶤泉山爲越王所保郡遂以名洛陽爲宣宗所遊橋於是號歐陽詹之文行韓愈見推秦公緒之詩才長卿屈服迄今誦讀日興科名相望家靈蛇而人隋珠印纍纍而綬若若矣朝議以公優於文學將守是資惟其稱也公持節歸家漫等東山之起剖符就道猶然南國斯征匪不云勞寔惟眷舊振衣而辭鷄侶酹酒以別雞壇使我二三弟兄信

折新亭之柳晨昏信宿暫聞禁苑之鐘五馬渡頭正疋征驂之盛三山水上預懸闉嶠之奇茲行也公必過幔亭遵觔浦釣龍之臺猶峙化鯉之區尚存雨洽隨車煙清坐嘯刺桐交蔭宛爾召棠之風蓁竹孤清依稀孔杏之日飲泉於寶蓋其心冷如也觀巘於彭湖其政爛如也若不佞者阮裕之羡雖殷羅友之譏未釋土思內切與從者以俱馳河潤旁流比諸公而更篤賦詩八句爰序數言

送許憲副分守荊西序

夫浸之巨者莫過於彭蠡藪之廣者莫過於雲夢峰之高者莫過於匡廬灘之險者莫過於荊門故以審方定域可得而論也我
太祖高皇帝鏖戰於鄱陽竟成混一之功
世宗肅皇帝龍潛於安陸遂致中興之烈其間地靈協應王氣鍾祥顧不偉與同社祭酒司勲大夫有湖口許公焉慥慥篤實君子也不佞向交其人近履其地因攷其地益信其人葢湖口

之地宮亭隘出九派同流許公者所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者也石鍾之山不叩爲石叩則爲鍾許公者所謂迫而後應強而後起者也葢惟實則大大斯容惟實則虛虛斯聲矣茲者南楚雄邦西荊重鎮豸繡表乎驌驦之野鳥旟耀乎鸚鵡之洲吾知公注彭蠡之波與廬山之雲固足以吞乎雲夢而荊門爲之增雄者也留都爲豐鎬之邑出必辭焉鍾祥乃湯沐之區入將拜哉又聞其地古者農祖如厲山舍政如子文則

社而師之可也力孝如董永篤行如黃香則祭

而敬之可也其他莫愁度曲之村盧家在不二

妃解佩之渚交甫迷無王粲登樓之賦白雲長

懸李白泛沔之歌青浟尚濕雖無關於大政亦

足樂於公餘矣

送呂叅知分守河內詩序

夫世家之子青妙之年或貴而不文文而不美或自好有餘而鮮適用之才或容人不足而致虛憍之誚葢鈌焉者多而兼焉者少矣餘姚呂公者南國良金會稽美箭業傳韋氏經習戴生風負賈誼之名遂登郄詵之第潘安入洛果擲盈車衛玠度江人觀如堵宣城理郡何如謝朓風流吏部叅司便擬山濤識度燕臺駿骨朝費黃金趙郡蛾眉夜分白璧潯陽司馬漫聞江上

琵琶滁邑醉翁豈在杯中麯蘖共推何遜之句
梅裏香生匪同漁父之歌蘆中餓活長安直斗
無蔽日之浮雲大江以南破長風於巨浪者叅
兹者河東鄴郡即古秦魏之咽喉也林慮上黨
即古趙晉之枕臂也自昔聞之其地爲重以今
藩之其人實難僉議曰吁公足使也
天子曰可爾其行矣夫地名覃懷斯底亶懷之
化水稱沇濟遂成允濟之功少室之花一歲五
三開天壇之樹千年而不壞韓陵片石猶堪共

語衛水百泉政可淸歌以知音識曲之人憐賁
履分香之伎豈能無遺憾於銅雀玳樓而徘徊
於蕙帷井幹也與於是不佞爲序而歌之詩曰
之子領衆妙羣有罔不和碎如珪璋美詎分在
邦家鼓瑟調旣均俗耳猶不諱况稱同心者篤
契當如何眷言將行邁棄予不蹉跎嚴霜澤揚
旆朔風翼鳴笳繁華洛陽道岌業太行車覽魏
入鄴都涉衛自朝歌雖則盈古思亦云離念多
所願崇德音仰用答恩波

送饒伯中序

予平日極喜登山而不知其何者之爲穴也又嘗履前代聖賢帝王文人俠士之墳爲之徘徊涕淚而不忍去竟不知其當時經營相度之法也予因今年謀所以葬母始識饒伯中識伯中始知有葬法夫葬何法乎曰藏曰乘生氣此堪輿家之所常談也伯中何以異予惟乎庸師之日談之而卒不得其解也夫謂之生氣是必有性情焉而豈塊然之物哉故不曰山而曰龍言

其變化不測也冉冉乎乗空而下忽潛之深淵而不見也龍豈易爲人取之但不能逃法耳譬如天至不測而其風雨晴晦日月出沒星見而電警寒謝而暑侵一一可以占度之而不爽此法也天不能外法而何疑於龍甚哉伯中之深於法也余之葬毋卽先大父故山也斷之以伯中明年爲余父作生壙焉是其梟娜如蘆花者乎今而後余乃得日登山也古帝王聖賢文人俠士之同爲一坏也而何有於余

送寗成都序

夫嘗爲治者因乎時而已時者處乎地與事之間者也是故度乎地宜而後可與論機會審乎時勢而後可與論事功矣今

聖明慎重仕路壅塞而其於重大之地多事之秋則未嘗以一縣寖格之也頃成都缺守當事者以寗君請於是朝上書而夕報可也先時寗君不屢推僉憲乎又使寗君易而推他郡能保其必下乎若曰彼所擬固未當也卽當矣而未

急也唯成都所謂至急也唯甯君往成都所謂
至當也則夫向之難甯君者固其所以易之而
今之易成都者豈非所以難之者與
聖天子於軫念黎元鼓舞豪傑之道可謂至矣
而甯君當何如感奮百倍盡其心力以求無負
於任使也以覗需次待
命地不稱才負函牛之器而坐積薪之患者則
有間矣雖然時非地不載而事非時不起成都
之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未嘗殊於昔也而其

時與事有可得而言乎語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吏君之所習也而成事又具在蜀郡可攷也是故君優於文學矣則文翁之所有事也君熟於人情矣則廉范之所有事也夫文學者以飾吏治而善風俗者也人情者厝之安則安厝之危則危者也

天子所與共天下而治者其二千石比比而然寧獨成都哉蜀自採木之役征播之師不無事矣而其所筭勝萬全調發而徵應者要之非成

都莫與也今者
兩宮告成乾坤定位矣楊酋殲命地爲郡縣矣
然蜀之所謂待哺者未飽而瘡痍者未起也且
三殿大工不次第舉行乎部落餘黨不叛服無
常乎則蜀之所謂未飽者不得食而未起者不
得安也以前言之則蜀事方終以後言之則蜀
事云始以地言之則成都爲之中以人言之則
太守又爲之中也豈非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所謂以至急者畀君而

要於至當者與於是甯君避席而請曰夫子何以教我不佞敬避席而應之曰愚聞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諸葛武侯之治蜀也以嚴韋城武之治蜀也以威之二公者豈不知用其寛仁之道以與民休息哉而蜀至今奉之如神明戴之如父母何也是故彼一時而此一時也爲民上者反而觀之可也甯君者世所稱俊傑君子也今得其時而駕矣予言惡贅焉

逍遥游序

夫人之於世也亦游焉而已矣是故不逍遥焉不足以稱遊逍之爲言消也如渙然氷釋之謂也遥之爲言搖也如搖搖水上之謂也氷之于陽也雖消而不傷其本舟之于水也雖揺而不逆其性夫然則逍遥以游者豈漫然而無所主之物哉鵬之運也必假六月之息鯤之行也必藉千里之擊而况乎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游于無窮者哉然則張子之游胡爲乎而逍

遊也曾子之弟子問達于曾子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弟子或將之晉問于曾子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矣夫張子之爲人好學不勸而斤斤于然諾者也好學焉則非窮民言行信則人親之矣乃可以游于世不然外此而求逍遙者子未之前聞也

贈程君序

老子云知其白守其黒而楊之尚玄墨之善守靡不由之若以施諸文字之間則上古用漆故漆園有副墨之子也中世用石故三臺有石墨之藏也後乃易之爲烟治烟之法有可得而喻心者焉何則夫烟自火出火從心生火雖熄矣炎性常存其爲烟耶其非烟耶而墨始妙其非有耶其非無耶而心始神生于何地求之而得處于何所守之勿失鍊之以法實可使虛和之

以物虚可使實此治烟之要也亦治心之要也

夫如是乃與老氏楊墨之道有合也程君逃乎

墨不能外是予于是乎有感

贈朱揚州序代

古之君子學不期于仕而仕以行乎其所學兩者恒相資焉學經術之謂也仕職守之謂也不本于經則何以術不明厥職則何以守術不一也而經則一職匪常也而守則常所以治善而民安皆出于此今之學者治一經而取科第售則𠨷狗弃之及其筮仕從政非不曰我奉職我守官而往往騁其才智無經術以爲之張主多所紛擾職以外爍然若可觀職以内則蕪而不

治矣揚州守餘姚朱公者以尚書起家者也公既擅經術魁諸士而其爲政則若涉水之于舟楫行車之于輗軏惟所用之公試邑爲民父母矣及佐司馬秩宗則明于七步七伐之法而五禮五庸之典矣亦既與諸君子同寅協恭而和衷矣

天子以公達于政事且有成効曰惟揚州汝往治夫禹貢九州而揚處其一以今之揚非昔之揚而今之貢非昔之貢矣昔之地有定區而人

有佰處今所稱揚既接于青徐而雍冀兖豫諸州之商賈挾鹽筴者畢集于茲又荆楚梁益之所徑也昔之貢于王國賦有常物今所稱三江震澤九江彭蠡地雖不相屬而其轉輸帆艘鱗次河下且無藝之征金銀齒革羽毛卉服織貝諸物中貴人坐督百里而相望也予聞公甫下車與民相戒罔游于逸罔淫于樂斯巳蒸蒸向風矣至于今則朞月之後而考績之前也河水定而遠邇懷貢賦以時人不爲奸誰之力也非

其本立何以能哲而惠如是之神也公之諸相知及其門人汪君輩將爲公壽問言于余余不佞聞諸書之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余不能舍此而應之矣

壽家舅序

夫世之善祝者莫不修言華封華封之祝有三以壽先之矣顧世知祝人而不知所以祝也記云愛人以德是也人皆知受祝而不知所以受也詩云自求多福是也何則古有上壽中壽下壽之別豈盡數也若盡諉之數則人之耳目心志非其耳目心志而四肢百骸之屬皆不得而自有之者乎靜言思之有道存焉道何在在主啇啇者壽之徵也亦多福多男子之所附也余

盖於舅氏益信云舅先世爲望族至余外祖始遷洪塘而予祖遷實同是締婚姻無何外祖母逝外祖不再娶予母之兄二女兄一煢煢相依長舅日多病其次卽舅舅拮据辛苦佐父以治生之業內挈諸妹而訓習之且舅母賢舅事才省半余母性勤順得兄嫂歡私以貴目予母也予母適於予父三年而生予小子予小子生十有一年而母遺養予姊長二歲弟少五歲俱孩而走予舅哭曰傷哉吾妹也吾母逝而及見汝

之成是何速與我別也吾妹有貴徵則不可知哉二子是何妹不身親見之也余姊弟復相依如母與舅狀余小子以天之辛父之教訓而舅之提挈越七年而舉於鄉三年而成進士又六年而得備錢穀法律之吏以公歸於家是爲亐舅之六十而舅母之五十噫余母之逝也十有七年於茲矣余不得生余母矣余舅余母也余舅母余母也亐舅及舅母之六十五十余母之五六十也亐小子安可無一言祝余舅曰子之

祝我也何以獲我心小子跽而進曰節勞均逸
人之情也今少而勞苦老而恬愉其徵一損有
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今翕之什九張之什一其
徵二去僞全眞上古之遺也今未雕未琢復還
於朴其徵三未有徵而不信者也未有信而不
附者也㝷舅曰子以壽徵我則夫不可知矣㝷
老而鄉人也㝷惟此子與子同生也未見其附
也小子復跽而前進曰老而杖於鄉子依依膝
下不離不側非天之民與小子舍此而奚祝哉

余舅始囅然喜曰𨚫善哉子之獲我心也我以嚮
得此而子其益之也子行矣余不出此而命子
矣夫如是余乃見夫子之未嘗一日忘而毋也

此言進毋得無日是固吾兒友其言可信者

謝母文

予平日不欲爲女婦人作文以其處房帷中無過失卽爲甚善顧安所足述者以今聞于謝母則奇偉卓犖丈夫也述之者爲誰曰其子謝生夫人子之述其親也不嫌于過諛其言遂可信乎曰予先有信于謝生謝生蓋爲奇偉卓犖之行者也生喜讀古書聚書如貨殖處一室以書爲垣墻又好爲難解之字驟讀使人扞格要之必有根極非漫然者多出游至一兩年不歸歸

不逾時復出其好友朋山川猶之乎好書也今
年以游故不時于試復不得當而歸凡謝生所
爲有近于迂其母不以爲迂也噫艮難哉陰之
性主受而不主施凡施者不必以巳所有而分
之人大抵竭精敝神不旦夕效之事謂之無益
有類于施也婦人之于子見其得一錢則喜得
一不急之物而值百錢亦不喜矣朝夕見面則
喜一出門則望不返則涕泣隨之矣謝生束髮
至今好奇樂迂而母視之如一日也而母之所

以爲母者又六十年如一日也夫六陰數也十偶數也固已處陰之極矣母惟主施而不主受則不居乎極矣物之所不居者物必歸焉是其不以六十爲嬰孩者乎謝生肇申字耳伯樵川人

祭周明府先生文

嚮不肖上長安通尺一于先生也曰夫以少别萬里識面者猶或難之况稱相知乎於是先生業巳解邑事無復有司閽者特三尺童子應門耳先生告之曰微獨而請余心同之也不肖始得開衣冠而入履廳事則藥餌之味盈室呻吟之聲達寢不肖心爲阻折足幾不能前武既晤先生容不敢爲長揖以煩磬折亦不敢爲虞侈其辭以累先生之可否維是稱述二氏取其雅

當先生意者大要在一得喪爲倘來齊生死爲
旦暮先生笑而不答所以命不肖者亦無旁及
曰小子勉之公車博吾一撫掌不肖謝聞命拱
而退與長君光祚飯始悉先生病狀及牀第間
意想心竊難之盖先生重言病亦不好作兒女
態故不敢觸先生以所不樂且徒割人五内無
盆耳歸乃解纜北發抵劒浦傴僂舟中作書上
先生去而道路阻脩音問遼絶抵都門則雨雪
冽寒擁爐扃戸不出也間一出而先生以不諱

先妣曾安人墓誌銘

今年余母安人得歸也歸何以曰以士婦人以嫁爲歸人以死爲歸死以士爲歸安人生十有九年而歸于余父事舅姑舅姑喜事夫順于余父生不孝子二女一凡十有三年而溘焉逝雖歸猶未歸也譬如行千里者半途而夢歸其家即夢中猶念所行之路未了也歿之後凡七年余姊長適人是年余領鄉薦又三年大父母相繼以壽終卽得祔葬余亦成進士與弟脩俱納

婦生孫又六年余以南京大理寺正被
覃恩父受如官母贈安人今年冬十二月初三
日葬于雲山爲大父母冢旁焉余小子罪莫贖
竊謂今而後母始歸也譬如久在外者聞其家
之長老得所少者成立則與其身親而料理之
無異也或曰安人何德曰婦人無儀則無德也
俗之敝也爲婦人者雖未必效勃谿反目然不
能事事順也愛子以疾撻下人如鬼薪巳大半
如是安人歸余家者十餘年余雖孩未嘗聞安

人有此也則當其溘焉逝之日于理無憾矣亦可以歸矣謹銘銘曰

不終以養事兮以壞侍兮余毋志兮

宛陵梅公誌銘

夫自宋人之不稱詩也而宛陵有梅聖俞云是歐陽永叔蘇子瞻所嘗心折者也我明江左梅爲望族矣始漸修其都官之業而稱詩然以余不佞之所交遊如季豹之鬱悒於諸生子馬之沉滯於下寮而月邦之蟬脫於緇衣其負才而任氣均有足使者焉乃今復聞太醫公太醫諸兄季豹諸父子馬而父上人者也中憲公之少子而叅知公之季弟也公少孤母劉恭人撫之

叅知公貴恭人從公亦得從故嘗之越之齊之
燕至其處則觀山川形勢與其土俗之變遷物
産之贏詘及縣官威儀典章功令新舊之故無
不習之是以雖未嘗爲儒而恒以禮輔其才終
公之身得爲公私備緩急而不罹於咎公雖未
挂仕版乎其在鄉邦所部使者及有司咸倚重
之白衣而署驛事者二而宛不困於衝上疏而
爭馬直者一而宣不疲於獨歲侵令議賑得公
之助所全活甚衆歲大造太守欲更舊冊公爭

之力守以其言啖公懼公復上疏也公督於宗
祭酒於社井井有條至今行之内外無閒言而
以舉太醫試爲吏目而終其天年焉
君子曰士大夫德澤及邦國易及鄉黨難夫邦
國之閒得行其意無所阻滯其在鄉黨則必𧨏
已之所蓄而後濟且未幾有害德於甲則乙者
怨也德於下則爲其上者不樂也豈非難哉今
士夫得志車馬耀里閭浸淫放其饕食賢者杜
門不出議論持兩端稱盛德矣如公布衣緩急

足恃亦其才氣有以使之也予又聞公雅被郡大夫羅公之敎金陵與李卓吾諸君子遊則可謂學道有要領矣是宜銘銘曰

祭爲尸社爲師德之不衰惟永玆

汪太學生母行狀

汪母韓氏眞州人其先世之韓侯淮陰侯所可得而述也其國初之以鹽卜名者曰逌之先生有子廩而貢凡幾傳爲母之父某者所可得而攷也母以鑾江映秀同蕣華之容閨月澄輝等蘭馨之嘯某年歸於新安隱君汪公爲側室盖姓氏旣明無鄧伯道之誤而門戶爲計有李夫人之智矣母生男女而長成者各一子太學生宗姬女清娥適里人太學吳薪其子婿皆有文

學海內名士與之爲友夫夫旣料兵兒之寒則坦
腹應佳不憚三徙之瘁則下髮爲辦者也其事
夫有禮汪司馬狀隱君好義樂施敦倫睦族緊
母是助事嫡如事夫始終無間言抱衾與禂常
遺雜佩之好神閒辭婉自消入宮之妬事誠盡
美何必雙離女病亟待母訣初不敢行嫡命之
行始行子宗姬娶新婦羅曰是嫡母恩也不可
忘命新婦善事嫡雖切澤蘭之哀而于飛待送
詎君莊姜之養而東歸匪隨是其德之不專者

也夫歿旣殮卽徙所居閤中衾枕几榻一切不
易曰吾得相從於地下足矣衣麄茹淡聲不聞
於外宗姬不事生産家中落一徙武林再徙金
陵毋無愠色勉之以力學不怠誓與同穴物雖
古而恒憑義當從子身旣隱而猶文是其志之
不貳者也行年七十壯健如常夭孫自喜奉佛
惟虔啜豆一升寔丼清供負杖百步以當慈航
三月爲初度之辰餙廣市伊蒲以飽童僕曰令
開歲上巳若輩憶上頓耳冬日爲待盡之期佛

前香火必躬必親朝夕誦唄膜拜不休危坐目瞑頷顙而上其熱如焚王夫人之神明未稱隔絕而比丘尼之戒律巳倍精嚴夫以西方聖人設九品之蓮花豈羡東海婦女得三山之芝草者也宗姬痡板輿之永謝悲琹曲之空傳綴其平生屬余鋪叙墓恐宿草徼惠庾信之銘而筆媿生花猥擬江淹之狀云

黃公傳

吾鄉前輩宦於留都者莫不知有黃公壽翁及不佞來則公已歿矣公之長子河道與余游因以狀要言按公諱某字壽翁其先出晋新安太守元集公後元集公卒於官子守貞家焉世居海陽爲望族我朝有曰慶父公舉永樂辛卯進士授行人是公高祖之父也公爲以俊公庶子而嫡母之子已長是不難於得父懽而難於得母懽公獨不然爲孫母也嫡者而愛之甚於翟

母也生者公甫十歲侍父寢父老畏寒爲父摩
足忽泣數行下父怪問之對曰大人耄矣兒雖
欲爲常摩足恐不可得故泣父由此益念公一
旦召庚問坐深語曰乃翁以鹽筴起家累十數
中人產於布衣足矣念爾子幼及乃翁在析其
貲後可無失於汝云何翟固諫曰嫡視吾子如
已子也亮不遺翁憂乃止公讀書受父督時在
床頭天寒沐風微愔父尚趣家人飲公以湯宛
轉問忽自仆地不起公哭亦仆地而摩足之痛

終其身矣又二年翟母亦逝公於是益專意事嫡嫡爲公受室公率婦晨侍沐而夕視寢匪敢懈怠嫡大悅謂新婦善事我兒教之也公事長兄尤馴謹兄行事率過當公不敢直言必託兄所信愛從傍諷之旣報可始沾沾喜若賸其輔終嫡之世不敢問兄出入而嫡逝又三年兄始割父産三分之一與公要之非嫡指也公曰丈夫負七尺軀當砥行立節顯名當世豈足訃多寡有無商賈事乎乃游於太學爲司成許文穆

公所奇文穆遍游揚縉紳間故余鄉縉紳之在金陵者以此識公公益務爲好義急人之難解人之棼里有市公田者度公長者更市之他公爲償其資里中以不校多公矣兄之子某客相州病死嫂泣曰吾有子死而母不能使之歸也吾子有母錢而子不能使之歸也無子無我無母錢亦無我矣公曰微丘嫂言吾方圖之於是入相州盡徵其負家金間道歸遺嫂再圖入相州公已病舍人力沮公不從卒歸兄子喪而公

病亟馳至廣陵客舍遂不起遠近聞者哭公咸謂公蹈義傷生而以此咎造物之無知也論曰鄧伯道避難弃兒而存其弟之子後嗣杳然人謂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信矣公子孫方振振也夫脩短有數生死有地新安人之客死於廣陵者亦多矣彼以利公以義不亦大有逕庭哉吾於是而益信鄉先進之取人不苟也如此

王母傳

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故太史公於伯夷傳三致疑焉然猶曰君子道其常耳以予觀于婦人之白頭偕老與夫六珈象服之盛而內德未必純備也其婉而順貞而淑則所爲碩人之賦終風之譏我後之恤柏舟之誓往往不免焉此何以故夫陰性不王啇哉順之者易嬌之者難難而獲吉猶非其所願也而況立于不可知之數其何以勸來乃清溪王若之母則誠異焉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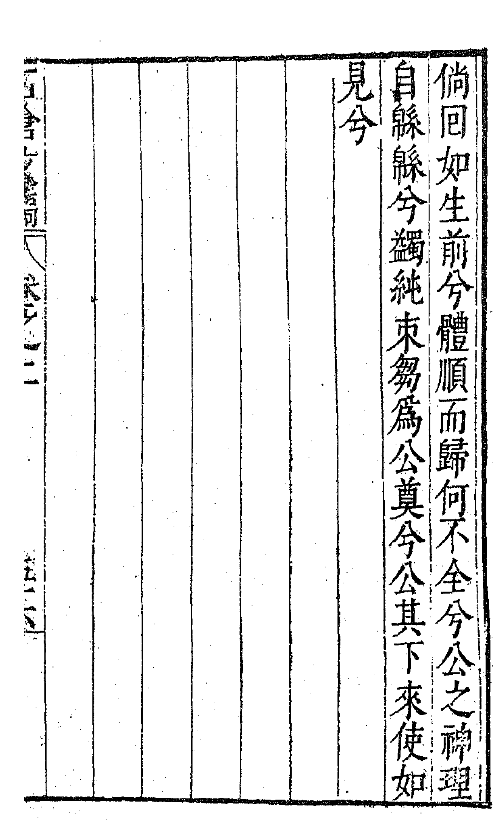
之適王奉處士公始終不過十年耳令不爲置
貳或置貳而已自有出卽不容貳及處士公之
歿也母年才二十四耳何家之無夫固其所不
忍出乎或計畫無復之而早自財亦不失爲節
烈又及夫兩姑之相繼而背也內外難將作或
苦死守錢物將瀕其孤于危又莫或節之何以
飽谿壑之欲夫此三者皆婦人女子之所難處
者也母而但婦人女子之爲見則亦泯泯無聞
已耳母之子若卽多與海內賢豪長者游亦將

何述焉而海內賢豪長者即不能逆若之請而不欲使人謂阿私其所好也明矣今母之置貳也未亡也已難也皆汲汲爲夫後耳是之謂知大義而非婦人女子者也以故海內之賢豪長者與王若游而樂爲母稱述之不置夫使稱述其事而皆出于賢豪長者之口即通國學士大夫難之矣而况乎千谿萬壑中一婦人女子也

公奠張少保公文

古者司徒掌邦教兮以敷五典馴億兆兮民生司命在積儲兮今則統之以司徒兮根本之地尤匪輕兮我公爲政亦已成兮青宮師保履巍秩兮九載奏功俟明陟兮既棐勞蕭遘自疾兮胡不引考厥乃德兮甚等閒之失所恃兮衣之無領不可被兮公初筮任爲司理兮平反正直内名以兮亦有懿親在端揆兮寧不阿附躐華美兮公論既明蹶復起兮曰子大夫列卿士兮

朝爲伯冏夕夔龍兮以大廷尉晉司空兮曰理
初服其明農兮人惟求舊思我公兮我公視事
若以豫兮厥駕輕車就熟路兮精神渾然獨不
露兮末之或窺色喜怒兮兼攝他曹萃于躬兮
銓衡百官詰兵戎兮以公視之罔不同兮同寅
協恭乃和衷兮喜而相告我公徤兮公扂于政
遽告遜兮時當易簀猶不亂兮草疏千言慎改
竄兮效昔史魚以尸諫兮
君或謂我其言善兮公之精誠上格天兮天心



倘囘如生前兮體順而歸何不全兮公之神理自緜緜兮蠲純束芻爲公奠兮公其下來使如見兮

祭徐惟和文

噫亏昔送子於潞河兮河水其漣子汎汎而歸兮未及一年余金陵旣謫居兮子貽我書余答子以再兮忽往其虛余聞訃乃反走兮爲位而絶徒恨不得歸兮今歸何益旣登子之堂兮復省子之殯宮欲招子其來下兮子其不與我同余感痛於時節兮奄忽長至乃告子以文兮一字一淚曰人孰無死兮獨傷哉乎子也朿四十而不得兮何景光之甚迫也爾才太高兮神明

嘯號爾器太利兮造物所忌爾平日其好道兮
死而不以爲夭爾生前其急人兮宜其死後而
貧子曠然其無累兮去世若敝屣子雖在地下
兮實不忘乎風雅彼昔人之立名兮幽何殊於
明子其優以游兮于後死之有春秋

祭沈母文

余不佞丁酉歲訪從先于盧知其貧而明布衣之行介如也已亥有關使者來吳門以從先言然心尋悔之曰使余可爲從先地不以姓名聞之人矣旣而使者先施從先應之如平交然使者謂于言不虛庚子赴余約之金陵往返者再無泛識面人是年與于入閩遊武夷諸山水亦有一二知已生死之誼不可以已者焉辛丑歸自閩余尚淹于檇李遣舟送從先之家奴子歸

知母已先逝者十有七日余時與友人陳惟泰朝食聞之爲廢食無以自容稍稍援大數爲解而卒不可解久之曰予得之矣夫從先之貧非其自始自母歸已如今日狀又非但貧而已家之人皆病也惟母湯藥是給母葢于困尼甘之若飴噫此母志也從先嘗言曰人而爲苟且之行上不懼父母責而下不懼妻子笑乎夫如是從先之順其親豈外貧而得之哉苟不以道違莫大焉從先向葢有令君物色之亦與一二貴

人微時游無論非從先所樂即強欲爲母甘旨具而母不願有也從先出必禀命于母視顏色爲進止從先叱不肖名母日是固子友無復疑故從先足不出戸牖之外而名不溷貴人之列顧獨與余遊數千里居處二年中無間晦明風雨豈苟而已哉夫有所受之也從先與余歸在道途間恒若忽忽以日爲歲不病而病藥之無効故余知不可強留送之先歸然卒不能得此十有七日者數也母深于佛理向困尼時日夜

持呪有神人告以家之人不死卒無害至此母
益知順乎數爾然其意謂吾子與曹生游游而
歸必不易其操吾之志無所傷吾何復訣可以
瞑矣母待余非尋常故予竊謂以是得母今從
先歸介益明貧益甚不肖亦謂庶幾無獲罪于
母今日者敢以此言告母其然之不也又何敢
文

陳孺人墓誌銘

不肖之獲交于徐氏舅弟也其有母喪云是時孺人逝已朞矣一旦折簡相邀于竹林談笑未竟有童子報事已治舅弟語客且安坐下堂中哭聲震天林木振動而山谷沸也不肖心悔其來然不解何故未幾舅弟又入林曰客不樂乎今日予輩當上食孺人召子之來者以享祭餘也不肖自惟小人有母逝十及朞矣予舅弟孩而痴尚不辨菽麥何知哀痛上食時又何能

哭若此慟也于是竹林之間相顧悽然竹林者所稱綠玉齋也徐氏舅弟曰熤曰㷔曰熛三人也越幾年熤從其孺人于地下又幾年㷔走金陵以孺人狀徵予銘謹狀孺人陳姓諱閔閩邑人始祖伯魚宋季官大中大夫伯魚生昭嗣官金紫光祿大夫昭嗣生疇官中奉大夫疇生自然官通直郎俱爲名臣四傳至豫登永樂甲午鄉薦有文名是爲孺人之高祖也孺人父遹以貲雄里閈中夫陳亦既貴且富于閩矣而徐氏

未有聞也徐氏之有聞自相坡先生始先生雖
善屬文乎少實貧賤遊于蘄州守陳公震彌之
門守孺人父之從孫也以易教授弟子甚衆曰
傳吾學者非徐君莫與也謂其從祖曰婿吾門
者非徐君莫與也我雖師不憚以姑事之而屈
其尊行于是孺人歸先生焉先生果以陳公之
學教授于里而弟子甚衆先生之父母老矣家
貧日甚孺人爲先生事父母孝敬備至滫瀡必
恭拮据女紅以佐先生先生竟成其業以舉明

經兩爲廣文再遷邑令徐氏之學焉而且貴者自先生始孺人佐之也先生中年未有子孺人爲先生置貳貳未有出又爲先生更置貳先生有子孺人爲先生撫之如已子先生好客善飲酒客到孺人肴核酒脯咄嗟可辦皆手自經理不付婢僕間爲長夜之飲孺人恒踧踖而俟不敢先自就寢燧輩好客有父風終身相戒不敢飲酒先生教子甚嚴稍不如意即夏楚隨之孺人多方爲之庇護且私諭燧輩曰若不可以姑

息而廢學也熅舅弟學已有成嘗與客檢書涕泗忽下人問之故曰是其事之彷彿吾母者也噫母教之讀書固然孺人生于正德戊寅年九月初七日卒于萬曆壬辰年十月初三日葬于西郊祭酒嶺爲相坡先生之壙焉學佺曰兒無常母以母主恩也禮于母處其詳生我者不必言矣曰嫡曰繼亦人情之所難處也又有慈母養母之說豈可以得之于父耶不肖與熅輩爲舅弟交始謂熅之無母矣而不知其有母也亦

始謂不肖之有母矣而不知其無母也此何以
故則其爲之嫡與繼者賢也嫡與繼而賢非讀
書知義理則其天性暗合于道然吾昜弟不可
爲不幸矣固宜銘銘曰吳與徐先生同寔哲
也而銘胡以自無亦孺人之母德備乎